



京族三島



祖国大家庭丛书

京 族 三 岛

王育英 顾 文



广 西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南宁市河堤路14号)

广 西 各 县 书 店 发 行 广 西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

开本787×1092 1/32 3 印张 插页 2 45 千字

1984年2月第1版 1984年2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1,600 册

书号: R12113·23 定价: 0.27 元

致 小 读 者

亲爱的小读者：

我们生活在五十多个民族组成的祖国大家庭里。你知道这些民族都在什么地方？各有什么风俗习惯和特点？彼此怎样往来？具有什么样的历史和现状吗？《祖国大家庭》丛书将分册向你一一介绍各少数民族的历史发展、风土人情及古今各民族间友好团结的佳话。它告诉你，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凝聚着各族人民的劳动和智慧，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繁荣和昌盛，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的结果。读了这套丛书，你会进一步了解和热爱祖国大家庭的每个成员，更紧密地与各民族的小朋友团结一道，在新的征途上携手并进。

读了这套丛书，你有什么感想、意见和要求，来信告诉我们。

编 者

内 容 简 介

京族人民，大部分居住在广西钦州地区北部湾畔的三岛上。

京族的人数虽不多，历史也不长，但她和其他少数民族一样，有自己本民族的风土人情、生活习惯、民间文化；有自己崇拜的神灵和敬仰的民族英雄；有自己的社会理想、道德观念和美学趣闻。

本书作者以流畅的笔调，向小朋友介绍京族的历史文物—风土人情、生活习惯……歌颂京族人民的聪明才智，赞扬京族人民对本民族和对祖国的贡献。

目 录

喜从天降.....	(1)
色彩斑斓的世界.....	(7)
蜈蚣精变三岛.....	(13)
京家客宴.....	(17)
跟着阿公赶海去.....	(23)
海上竹筏.....	(29)
丑命姻缘.....	(35)
计叔的故事.....	(41)
民族英雄杜光辉.....	(47)
捕鱼迷宫.....	(51)
采石花.....	(55)
海底森林.....	(59)
采访老歌手.....	(63)
京族先烈刘振钊.....	(68)
四娘嫁闺女.....	(73)

盐场的夜晚.....	(77)
黄安回来了.....	(81)
难忘的晚会.....	(87)
京汉结义歌.....	(90)

喜 从 天 降

报社要发一组报道少数民族开展文艺活动的稿件。编辑部把访问京族民歌手黄安的任务交给了我。我接受任务时，好象是喜从天降，高兴得差点跳了起来。因为我要采访的女歌手黄安就住在广西钦州地区北部湾畔的沥尾岛上。

沥尾和与它相邻的巫头、山心三个岛上，都住着京族人民，合称为京族三岛。

京族是我国少数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他们的祖先是在四、五百年前，从涂山追赶渔群来到三岛的，繁衍至今，已有十三代、五千多人了。

京族的人数虽不多，历史也不很长，但她也和其他少数民族一样，有自己本民族的风土人情、生活习惯、民间文化；有自己崇拜的神灵和敬仰的民族英雄；有自己的社会理想、道德观念和美学趣闻。他们住在海边，熟悉大海，运用大海的条件来创造社会财富——捕鱼和晒盐。近年来又围海造田，发展农业。

长期的海边生活，使京族人民养成豪放、开朗的性格。他们爱唱歌，有自己的歌节和特别的唱歌形式——唱哈节和歌堂。孩子们只要会说话就会唱歌，黄安就是京族人民培养出来的民歌手。

我早就想去访问这个富有传奇色彩的民族了，再说，还可以趁上岛之机，去看看那气势磅礴，雄伟壮丽的蓝色大海。

想不到愉快的日子，竟如此快地来到了。我匆忙收拾行装，清晨七时便从广西的首府南宁出发。虽是金秋十月，我却连毛衣也懒得拿。因为南宁属于亚热带气候，沱尾岛还在南宁以南，那儿只会比南宁更暖和。果然，我乘班车南行，过了钦州地区往防城族自治县开去的时候，就感到浑身燥热，连长袖衫也穿不住。在车上，我展开广西地图，寻找女歌手黄安的住地。我的手指头在颠簸的地图上划动，顺着北部湾往西寻找，过了白龙珍珠港就是沱尾岛了。“哎哟，沱尾岛离越南够近的啦，站在沱尾岛上，隔海相望，一定可以看见越南的芒街。这地方可不太平呀！”我这样自言自语地唠叨，不防被身边的一位旅客听见了，他说：“在沱尾岛看得见巫头岛和山心岛，看不见越南的芒街。”我打量这位说话人，年龄跟我差不多，三十来岁，满脸笑容，眼睛里闪着善良、机智的光彩。我立即和他攀谈起来：“你怎么知道看不见芒

街？山心和巫头离沅尾有多远？”他说：“我是沅尾人，怎会不知道！你从东兴镇向南望，隔着北仓河能看见越南的芒街。沅尾在东兴的东面呢。从沅尾向北望得见山心岛，向西望得见巫头岛。这三个岛在北部湾里排成品字形，因为岛上居住的都是京族人，所以人们称它们是京族三岛。”为了让我认清三岛的位置，他在我的地图上指指画画起来：“你看，我们的车是在向防城族自治县开去的，从防城再向西南驶去，就是江平公社。沅尾就在江平的最南端，它是个海岛平原，地形狭长如带，面积有十三点七平方公里。岛上有十个自然村，居住着一千一百多人。巫头岛在沅尾的西面，面积只有五点三平方公里，它象个小纺锤，中间凸出，两端下垂。岛上有六个自然村，一千二百多人。山心岛在沅尾的北面，它的面积更小，只有三点三平方公里。可岛上的人口却不少，一个自然村里住着上千人。这三个岛离大陆都不远，退潮时可徒步往来。如果你坐海船，从三岛出发，向西航行，只要三个小时便可到达越南；向东航行，可到北海市；向东南航行就到海南岛了。所以，三岛是北部湾海上交通要道，也是我国重要的海防前哨。”接着，他又给我讲起三岛的气候和土壤。他说：“三岛是沙岛，也叫‘冲积岛’或‘堆积岛’，是由海浪卷来的泥沙，在海湾中慢慢堆积而成的。三岛的表土为沙壤，土中杂有大量的贝壳，土质

较贫瘠，但种红薯、花生、玉米和南瓜还是很适合的。三岛属亚热带气候，夏季气温虽高，因有海风调剂，仍觉凉爽宜人；冬天不见冰雪，是个‘冬季草不枯，非春也开花’的地方。但到八至十月，由太平洋、菲律宾群岛刮来一阵又一阵的台风，海上波浪滔天，岛上飞沙走石，再加上暴雨连袭，又给岛上人民带来很大的灾害。前不久三岛刮过一次百年不遇的大台风，好多大树都给刮倒了，幸好没伤着人。因为三岛上有气象站，人们早有预防了。”我真钦佩这位沅尾人对三岛情况有如此精确的了解，便向他作自我介绍：“我姓胡，是搞记者工作的，今日去沅尾，是想采访京族女歌手黄安。”他立即站了起来，紧紧握住我的手。

“欢迎，欢迎！我姓苏，在防城各县族自治县民族事务委员会工作。我也正要回沅尾，了解筹建哈亭的事，我们是同路人。”我问他哈亭是什么？老苏说：“哈亭是京族话，用汉语翻译，就是唱歌亭。不过，它跟壮族的唱歌台不一样。它具有宗教的色彩，除了有唱哈（歌）的场所以外，还立有本村所供奉的神和宗族祖先的神位。过去唱哈亭是祠堂和神庙的混合体。解放以后，唱哈的宗教、宗族色彩减弱了，娱乐色彩浓厚了，成为京族人民最喜爱的一种文娱活动。只可惜三岛上的哈亭都在‘文化大革命’中摧毁了。现在，国家重视发展少数民族的经济和文化，要把哈亭重新建起

来。”接着老苏翘起大拇指说：“你要去采访的黄安，是我们京族第一流的民歌手。一九六四年全国文艺汇演，她去北京参加表演，受到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两次接见哩！她唱歌呀，可好得不得了。”我怀着好奇心问：“比起郭兰英来，怎么样呢？”老苏憨厚地一笑：“那是不能相比的，各有各的风味嘛。不过，我敢说，黄安的歌具有我们京族三岛的风味，这可是别的歌唱家所没有的独特之处啊！”“京族三岛的风味是什么？”我急忙追问。老苏这次不老实回话了，他俏皮地眨眨眼，说：“你去沅尾听她唱唱就知道了。对于音乐，不同的人感受也不同。”我说：“你说得有理。我猜想，你所说的三岛风味，归根到底离不开一个海字。”他微笑着，直点头：“对对，你听了她的歌，就会熟悉大海，了解大海啦。因为她歌里有着海的气息，海的情感哩！”老苏这话说得多玄，莫非他是个诗人，喜欢夸张和想象？不管他说的是真是假，我的心却被他的话深深地打动了。我急于想见到这位京族的女歌手，觉得班车的速度太慢了，连公路两旁的田野金谷沉沉，果园柑橙累累，我也无心观赏了，只盼着车速快些，再快些……下午二时，我们终于到达防城县。老苏邀我去他家坐一坐，我婉言谢绝了。他想了想，说：“好吧，你这么急着去沅尾，我也不回家了，陪你一起去！”难得的热心人啊，竟然

为朋友的事过家门而不入，我赶忙致谢。

我们两人立即买票，搭上了开往江平公社的汽车。老苏说：“江平公社离沥尾大队只有七公里。到了江平，你就闻得到海风的味道了。”海风的味道？是咸的还是甜的？温柔的还是强劲的？我满怀激情地思忖着，脑海里突然跳出了普希金的诗句：

从前有个老头和他的老太婆，
住在蓝色的大海边。

.....

我就要到大海边了，住在海边的京族是怎样的一个民族呢？他们的生活和汉族一个样么？他们也有自己的诗歌、自己的《渔夫和金鱼的故事》吧？

色彩斑斓的世界

太阳已经偏西了，柔和的阳光把茂盛的芭蕉林，木菠萝和槟榔树的身影映照得长长大大的。汽车越近江平公社，亚热带的风光越鲜明。下午四点，汽车到达江平小镇。我一下了车，就敏锐地闻到一股新鲜的鱼腥味。我自言自语地说：“这鱼腥味就是海的气息么？”老苏没有正面回答，只是反问我：“你们城里人闻得惯这种味道吗？”我随和地说：“你不知道呢，我是属猫的，最喜欢鱼的腥味。”他颇有深意地看我一眼，意思是说不要发言太早，好戏还在后面呢。我会意地跟着他走，他拎着我的手提袋，向我解释：“我们先去镇上吃海味，肚子饱了再上路。”

今天是圩日，江平小镇上热闹得很。小镇上有一条不宽的水泥路，路两边是百货店、小五金店和收购土特产的杂货店。最显眼的建筑是江平公社的办公楼，楼房有点法国风味，窗户都是半圆形的。沿着水泥路向东伸延，就到了圩场。这时已是赶圩的尾声了，可圩

场依然挤满了人。我们挤进人群，放眼一看，哎哟，那一筐筐银亮银亮的箭杆鱼，一篓篓鲜红鲜红的大眼鱼；一篮篮青绿青绿的大海蟹，一泥箕一泥箕蠕动着金色的鲜沙虫。还有一桶桶黑色、红色、褐色的车螺、红螺、马蹄螺；一袋袋晒干了的香喷喷的黄沙虫、红海虾……我们仿佛进入了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那琳琅满目的海味，真使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老苏见我惊喜交集的傻样，他颇为自豪地说：“这些卖鱼虾的都是我们京族三岛的，他们啊，个个都是捕鱼的能手。”老苏还说，在这个江平镇上也住有一些京族人，江平公社的潭吉、红坎、恒望、竹山等村落也住有京族人，个别的迁居到合浦县。但是京族八千多人，大部分是居住在沔尾、山心和巫头三个岛上，他们自古以来都是从事渔业的，一九七〇年围海造田后，农业才兴旺起来。

我跟着老苏走进一家小吃店，店里一位大嫂给我们端来两大盘卷粉。我望着老苏不言语，心想你是带我来吃海味的，怎么端来了两盘南宁也有的卷粉？老苏又对我诡谲地眨眼睛了。我只好夹起卷粉咬一口，哎哟，好鲜的味道，卷粉肉软滑嫩，里面不是猪肉，而是鱼肉鲜虾。老苏得意地说：“怎么样？是南宁味还是海味？”我竖起大拇指，心服口服地说：“海味，海味，真正的海味。”我的夸奖使老苏更来劲了，他说：“还



有一样东西让你尝尝新。”他起身出店，使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一会儿他转回来了。令我诧异的是他手里拿着五六块大如洗脸盆似的圆饼，这圆饼薄巧如云，上面撒满了黑芝麻。“这是——？”我的疑问还没提出来，他就“咯嘣”一声掰下一块塞到我嘴里了。我只好象他一样，如同嚼锅巴一样吃起来。甬，嚼起来真香！老苏说：“这是我们京族人最爱吃的‘风吹馐’①。是用大米烘烤的。我每次回沅尾，总要饱吃一顿。”我问老苏在沅尾还有什么亲人？他说：

“托社会主义的福，父母亲健在。别看他们七十大几了，咬起‘风吹馐’来，可真不得了！”这“不得了”是说他父母亲的牙齿好得不得了。老苏说，“我们京族人爱含槟榔，别看槟榔染黑了牙齿，它却能保护牙齿不得牙病。即使老掉了头发也不会老掉牙。”

解放前，京族无论男女嘴里都爱含着槟榔。他们把槟榔果从树上摘下来，储藏好。吃的时候，把槟榔果切开，用一小片菱叶包着槟榔果、烟丝和石灰，放在嘴里慢慢含吮，这样有一种香甜凉爽的滋味。含得多了，就形成一种瘾癖，隔久不含，便要流口水。有趣的是，爱含槟榔的人，满口的牙齿象上了一层釉，乌黑发亮。过去京族同胞还认为这种“红嘴唇，黑牙齿”是最美的呢！

从江平公社到沅尾大队有七浬之遥。老苏说：“一

九七〇年以前我们去沅尾来往都得乘船。现在我们从大陆到海岛修了一条一千八百米长的海堤，海堤上就是公路，只要坐上‘小坦克’，半个小时就到沅尾了。”坐“小坦克”？我正疑惑着，一部手扶拖拉机“突突突”地开过来了，机手见了老苏主动停车打招呼：“苏主任，回沅尾吗？请上车吧！”原来老苏是防城县民委主任，象这样热情而又随和的领导，可不多见呀。我诚心诚意地说：“我可不知道你是主任，说话不周到的地方，请多包涵。”他竟然不好意思起来，用拳头亲昵地在我背上擂了一下，“看你这大记者，说的什么话呀！快上车吧，少噜嗦了。”拖拉机向前奔驰了，公路两旁的景色十分优美。那特别茂盛的木麻黄树林，如翡翠一般守护着拦海大堤和千亩良田。从大陆引过来的水渠就象飘落人间的银河，把幸福和欢乐带到三岛……老苏指着那貌似针松的木麻黄对我说：“这木麻黄是海边易生的树木，它不怕海水浸蚀，既耐盐碱又耐干旱，能挡风遮阳，还能固堤保水。京族三岛就靠它来抵挡海浪的冲击。”老苏的这一席话激起我对木麻黄树的一番敬意，我很想掏出小本来给它画张速写，它那飒爽挺拔的英姿是很吸引人的。无奈车子颠簸利害，使我整个的精神，全身的细胞，都紧张地做着准备，只要车一起伏，我的手指就要象铁钳似的抓紧扶栏，脚指头扣住车厢底板，以防自己象乒乓球似的